

不會說甜蜜的話沒有關係
換掉了貓砂 就可以繼續活著



我為我的貓寫了一百首詩

我為我的貓寫了一百首詩。這樣我家裡才有天堂。我的靈魂和那隻貓住在一起了。那裡有天使。有母親。有毛。她把我包起來。像包水果那樣繫了一個可鬆開的蝴蝶結。我們不做聖誕樹。我發亮的星星在貓的瞳孔裡。兩個。讓我提醒你。這叫好事這叫成功。我的名字不用寶石做。已經鑲在她的黑玻璃眼珠裡。我們很快就回去了。回到口袋裡。回到那間新的用毛蓋成的房子。不需要床不需要房間。我不會走。不會求助。就算我長出兩個夜晚三個夜晚生出怪孩子。





我的爸爸媽媽都不是很幸福

我的爸爸媽媽都不是很幸福

所以我每天問美美*很多問題問她的鼻孔她的裂唇她的肚臍
所有浪費掉的時間可以拿去蓋巴黎鐵塔了
那是我的貓我的骨頭我的垃圾時間
把她餵飽把孤獨餵飽
把多餘的詩擠走看看這樣會不會比較幸福

那令人衰弱的幸福在補襪子的洞
在摸索我粗厚的腳底板在假裝忙碌
發亮的幸福在行李上在車上在窗口辦妥手續好像要出國
指尖的小硬塊幸福推擠而過 剛剛和我的骨頭吵了一架
那雙幸福的腿很容易疲倦 長肉 長毛

要幸福要刪掉要空行要標示的地方很多
你總有一天要犯錯 要拍拍手
要花點力氣微笑
要接住神射過來的箭
要輪到你被太陽摟在懷裡
讓彎腰慶祝的 你咳著嗽入冬

* 作者愛貓，毛色雜亂之三花。



我用了一點藥。讓世界由白變黑。
我媽媽給我的那塊糖已經融化。
我想和這隻狗談談。
我夢見我在展場挖沙。
夢見騎到終點輪胎漏氣。

我想和這隻狗談談。
我用了一點藥。正滿頭大汗。
那塊糖已經完全融化。今晚有月亮。
那塊糖正消散在月亮裡。月亮正變得紅腫發疼。

和那隻狗談完後。
我有一支筆。一個垃圾桶。
去拉一條線。去喜歡簡短的山坡。
去忘記醫生說的話。

聖誕樹亮了一點點

兩棵聖誕樹。我們一起把蝴蝶結糖果放上去。
放幾條乾淨的線。幾根被迫噤聲的乾草。
兩棵聖誕樹。不用相信你有一份好工作。一雙好兒女。
也不用環遊世界。不用買車買房。
兩棵聖誕樹。一棵要死了。不用流一把淚。
不用留下來太久。像肥皂那樣有一點點圓潤。
一點點香味。一點點海。
兩棵聖誕樹。飛下來一點點。一點點紅。
等了一點點。給你耳朵一點點甜。給你眼睛一點點亮。
一點點被填平的洞。一點點母親。
一點點廚房。一點點狗吠聲。
一點點。風只有一點點。燈只有一點點。
聖誕樹亮了一點點。



不會說甜蜜的話沒有關係

我會寫信回來給你
寫吸滿了雨水的眼珠是藍色的
可以把強光都反彈回去
寫吸滿了雷聲的耳朵
可以把你父親的暴力都含在嘴裡生吞下去
寫我抱過貓 這樣的話光不會消失
寫這條路我第一次走 走不好沒有關係
不會說甜蜜的話沒有關係 沒有人幫你没有關係
你的父親已經潰爛好像他已被那些順從的人坐滿了肉身
不會說甜蜜的話沒有關係
換掉了貓砂 就可以繼續活著



送我貓砂

送我貓砂

他們挖到了貓砂

那樣蓬勃滴落的

貓砂

那被刺了一個洞的

貓砂的盛年

那貓砂正在覆蓋世界

正在騎馬奔向遠方

送我貓砂

那是我的必需品

我全靠貓給我的自由

靠貓給我的銷毀

靠這個銷毀婚戒

靠這個比平常更大聲地膜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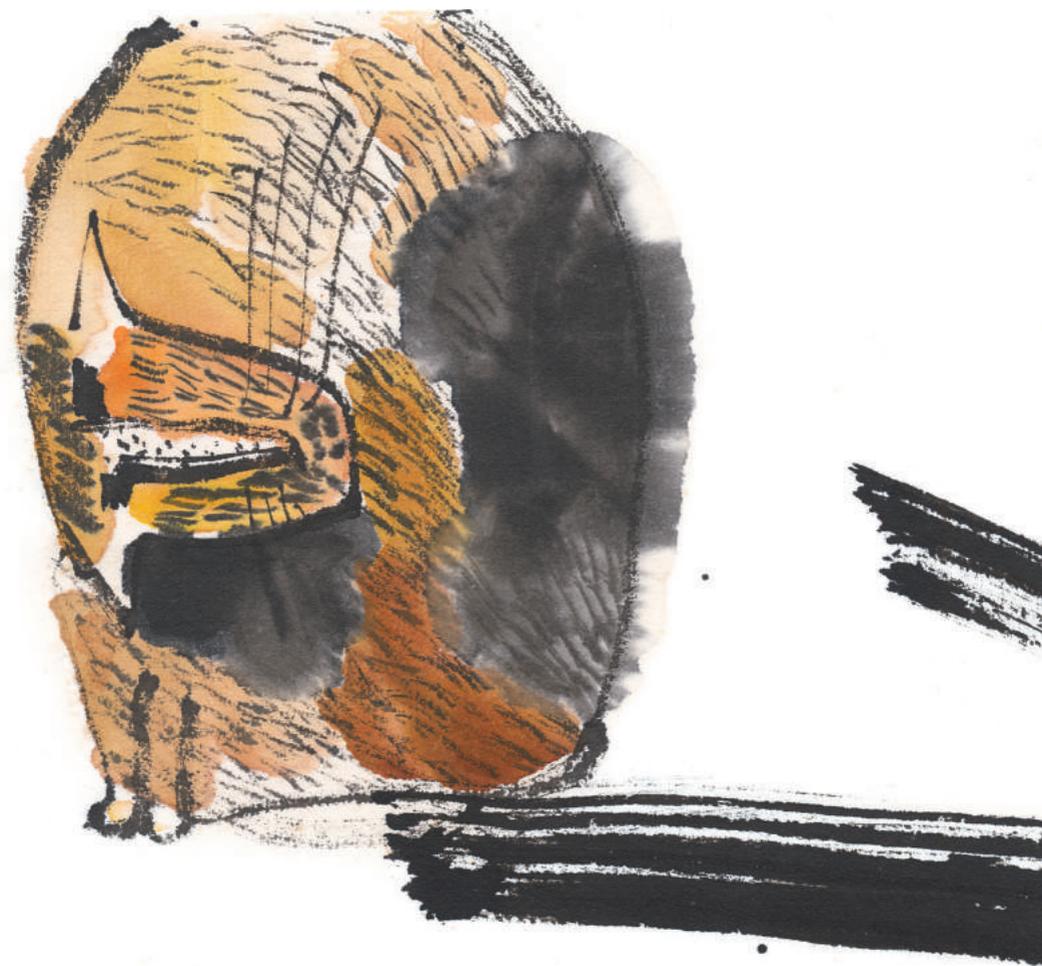
送我貓砂

趁我們還被牢牢記住

牢牢牽住牢牢地被天使擁抱

趁我們還順從母親順從先生順從孩子

送我貓砂讓我可以丟棄的貓砂砌一座城





我和那個叫貓的少年睡過了
我用棕櫚葉編織成床
只有貓毛
我們準備了明天的菜
我問他有小孩嗎
我猜他要的生活他要的河
他溫柔地慢慢切割
星期二星期四八月九月

我和那個叫貓的少年睡過了
睡了九百天
我煮白飯 手沾油墨洗不乾淨
我們聊南風與沙土
聊離開那裡

我後來去了貓少年的肚子
他常常躲在床底下
我們唱了一首兒歌
唱著唱著就睡著了



我和那個叫貓的少年睡過了
他舔毛舔了三十分鐘
邊流出乳汁
我吸著吸著就睡著了

我和那個叫貓的少年睡過了
因為我一天要丟兩次尿布
一次是夜尿一次是拉屎
於是我拿箭射了那挺著肚子驕傲的孕婦

我和那個叫貓的少年睡過了
不要再問我他是誰
我和他睡了
所以我熟練地操作滾筒油墨

我和那個叫貓的少年睡過了
我們睡在地板
所有的骨頭都沉入地板
我們的肉軟軟地變成風

我們騎上地板到天上去了
我們騎上風變成狗跑走了

我們不傷害別人
我們不生小孩
我們一起睡

不要管我和叫貓的少年
我們要手牽手渡七條河
水深及腰的寬大的河
我們不換衣服沒有退路

七條河後我們同樣疲倦
住進詩人旅館